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

第三十三回 天順帝評功悼枉 徐武功被勘作法

天順思鍾同之忠，復召其二子來京。蔭其長子鍾啟入監，即升知縣；次子迪升為通政司知事。又即轉升章綸為左侍郎。亦蔭一子章立入監，後升為鴻臚主簿。即日召還被謫陝西定羌驛驛丞廖莊至京。上親自慰勞，即升為吏部左侍郎。復論迎復之功。又加石亨、曹欽等俸二百石，仍升徐有貞特進光祿大夫、上柱國、武功伯，兼文華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。又有旨拿前景泰升都督廣西、佩征西將軍印、上易儲疏弑兄逆賊黃珪。旨未下，早有人傳報與珪。珪自知罪大惡極，服毒而死。及旨下，珪已死。復有旨命本處撫按協同三司等官，勘驗實落，開棺梟首斷屍，籍沒，以警示天下。廣西總兵武毅等，見朝廷戮珪屍，籍沒家產，皆舉手吁天，曰：「蒼蒼果有報應也！」石亨、曹欽等以迎復之功，常直入內殿，並帶從人出入，無人敢阻。一日，石亨領千戶閻達、盧旺、彥敬三人侍上於文華殿側。上問曰：「此三人何人也！」亨對曰：「臣之心腹人也。臣每有機密，必與之謀。如迎請陛下之事，三人亦有功焉。」上復問曰：「見居何官？」亨對曰：「二指揮，一千戶耳。」上曰：「俱升為都指揮。」亨復奏曰：「蒙聖恩加一『都』字甚好，但不能朝暮同臣出入，乞再加『錦衣』二字，更感天恩。」上即允奏。三人授職，即謝恩而出。當時有識者，論石亨力奏三人為錦衣衛官，恐有彈劾石亨輩者，即發落錦衣衛來，是生死之權在其手也。

自此以後，石亨求請升遷官職，殆無虛日。冒報功績千餘人。楊增、楊海仍復前職。杜山、郭亨皆升一級。石亨威權日甚。其姪石彪倚亨勢妄為不法之事。當有大同巡撫年富見彪倚勢冒功減糧，無不妥為。年富平素剛直，先年見石亨妄冒不法，即劾論之。今復劾彪。早有人報知石亨。亨大怒，即來見曹吉祥說知，吉祥即按住年富之本。亨反令石彪誣奏年富。亨又見徐有貞，洩有貞票旨拿年富到京，有貞初因石亨構黨之時，彼此迴護，凡事皆從之。後亨每每強勒行拿，或保升官職太甚，已就有些拒卻。至於年富，又與有貞交厚。一一不肯從亨。石亨見有貞不從，便怒。有貞不得已勉強順從，只得行票旨去拿年富，兩下就有些參商。年富到京，有貞不發富於錦衣獄，恐亨暗傷。乃發富到刑部獄中，待上問起，有貞那時好奏明放走。上亦屢見石亨行事過妄，心中不悅。

一日，因朝見太皇太后，太后問曰：「皇帝復位兩月矣，怎不見于謙有手札進上奏事？」當日上殺于公之時，雖有內官傳言進宮，太皇太后未知真實。因上進宮來朝，特問于公時，上以實對。太皇太后聞言嗟呀半晌，乃曰：「于謙有大功於我國家，為何就令致死？當時皇帝蒙塵，若無于謙，我國家未知何如？此必有奸人誤皇帝耳。」太皇太后不覺淚下，左右慘然，上亦為之動容。太皇太后又曰：「于謙有大罪，只宜放歸田里，何忍置之死地？」嗟歎不已。上無辭而出。

自此以後，凡石亨輩有事奏啟，上皆留心裁察。當時石亨誣奏年富阻撓軍機，上遂留神。不問有貞，貞乃亨黨。上故不問，而問李賢曰：「卿知年富何如人？」李賢答曰：「臣久聞此人行事公直，在邊能革除宿弊。」上聞賢言，頓悟曰：「此必是石彪為年富阻撓行事，今反奏耳。」賢叩曰：「聖心明見。」上即親書旨下，放年富出獄，著致仕回去。明日，石亨見上自赦回年富，因隨機與曹吉祥等，固請盡罷各邊諸處巡撫關提督軍務等官，其意欲無拘束，恁他設施。

本年五月初九日，有御史張鵬、楊瑄等適河間府飲馬還京，一路親見石亨、曹吉祥家人倚勢占奪民田，乃上章劾奏，乞加禁約。上覽奏，謂有貞曰：「御史敢言，實為難得。」當時有貞與石亨貪功，一時誣陷于公。後來見眾紛紛憐公之死，有貞亦悔，漸漸與石亨疏了。所以上顧問有貞，有貞含糊不答而出。上見有貞不答，心中甚怒。復問李賢。賢答曰：「御史敢言，實乃盡忠效職。陛下宜命戶部復實來說。」於是旨下戶部查勘，時御史張鵬偕□三道御史，又合章劾石亨等「固寵擅權，冒濫官爵，強預朝政，掠美市恩，易置文武大臣，以彰其威。佈滿心腹將吏，假施其德。出於門者顯爵，逆其意者重傷。縱家人占奪民田，壓有司多收亡命。中外寒心，上下懼俱。不早斥罷，將來之事，不可料也。臣等備員言職，責有所歸。不敢緘默，謹具以聞。」即有小人潛以此事報亨。亨疑有貞、李賢主使，遂與曹吉祥、曹欽等泣訴於上，曰：「臣等出萬死一生，迎復陛下。今有貞與李賢反加排陷，唆使□三道御史，誣劾臣等，必欲置臣等於死地。且張鵬原是張永之姪，故結黨誣臣，欲與張永報仇。」上見亨等慟哭不止，不得已，乃命收張鵬、楊瑄等於都察院獄中，仍命究主使之。法司少怠不究。石亨復劾都御史耿九疇怠職，不究主使之。於是錦衣衛承亨風旨，拷訊兩御史並鵬、瑄甚急，遂詞連有貞、李賢。上因怒有貞前日含糊不答之故。遂降有貞、李賢俱為參政。

越二日，上有旨獨轉李賢為吏部左侍郎。有貞降為廣東參政。石亨猶慮上有日思貞取回，乃激曹吉祥、曹欽曰：「當時我等合有貞迎復上皇，只望他為我心腹，如今反行事多拗住。吾想在內惟公等，在外惟吾。觀有貞唆使御史劾奏之意，必欲盡致吾等於死。」曹吉祥曰：「只索與他一毒手便好。」亨曰：「他如今雖降廣東參政，異日上必思他，取他回來。」吉祥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亨曰：「上嘗待有貞甚厚，無事不密召有貞私語，我等皆不得聞。後來我特央心腹小內相探知幾件，今何不將幾件密事令人奏上，上必愈疑有貞。那時我與公等乘機訛謗，上自然震怒，害之必矣。」吉祥等笑曰：「甚善。」但議何人寫本，何人呈進。石亨思量半晌，曰：「有。我聞有貞門下教授馬士權性秉忠直。有貞欲害于少保，士權諫不可，有貞不聽。然每事必與之商，不如今人詐作馬士權寫本。一面使一人類給事中李秉彝者，昏夜持本進上。那時公等在內接之，多加譖毀之語於上前，不怕有貞不認罪而成獄矣。」

計議已定，果然捏成一疏，令一貌類李秉彝者，待昏夜持上。曹吉祥特令一小太監接之。問曰：「大人何官？」其人曰：「給事中李秉彝也。」小太監持進，亨又貼飛語於禁內。上覽本，果然震怒，即命拿李秉彝付法司拷問。

李秉彝實不知情，抵死不肯承認。朝廷捕匿名者甚急。亨等見上怒，乃與吉祥等共譖曰：「有貞見陛下待之薄，有本不允。今又降謫廣東，愈加怨望。臣等訪得匿名謗本，皆是有貞心腹馬士權為之，故滅其跡。不然，匿名內某事李秉彝何由而知。陛下試思之。」上問疏，亨指其某事。上心動，乃曰：「此語獨朕與有貞言者。」亨即復譖曰：「朝廷禁內，誰人敢進。有此誹謗之語到此，必是前日有貞因降職，直入內廷謝罪之時，延挨在此，候上駕臨謝罪，意圖陛下俯留。後見不留，故將飛語貼此，並匿名同進。非有貞而誰？」

上聞言，首肯者三，深信之，急命捕有貞下獄。亨與吉祥又奏曰：「有貞宣泄內廷之語，並造言誹謗朝廷，陛下必親鞫方見真情。若赴法司，必然迴護。」上果允奏親鞫。

未及五更，即令鳴鐘擊鼓。上御便殿，命官校於獄中獨取有貞鞫問。錦衣衛閻達、盧旺等又是石亨心腹，特將諸般刑具排列，專候上命加刑。當夜，中校奉旨即到獄中獨取有貞。有貞見未及五更，朝廷坐殿來拿，大驚曰：「吾命休矣！此必是石亨輩謗我，陷我於死地也。」口中說，心中想曰：「今日命在旦夕，不行此法，如何脫得此難。」官校催促，一齊擁至午門。

有貞一頭走，一頭急急作法。即叫：「取水來我吃，我要一大盆水吃。」官校即取一盆水來。有貞唸唸有詞，連吃了兩碗。便叫：「少住一住。」官校促曰：「上等久，不敢遲延。」有貞口中復唸唸有詞，人皆不曉何意。有貞念畢，又取水含了一口，朝天一噴，又朝著隨人擺列火炬處一噴。有貞又捱一回而行，行不五、六□歲。少刻，烈風捲地而起，即時閃電交加。有貞被官校押進到丹墀下時，只見雷電大作，雨似傾盆，冰雹如石塊打下。押隨官校，多被打傷。殿中燭炬，俱被狂風吹滅，殿瓦打碎甚多。上親見天變，心中動疑徐有貞之事，遂不究問，進宮而去。

眾官校見駕回宮，急帶有貞出避於五鳳樓下。京城平地，水高數尺，大樹吹倒數□餘株。曹吉祥門首多年老樹，盡皆吹斷。石亨等見天大變，亦各恐懼，不敢再求鞫問。其時都城人民，見西北角上隱隱然如牛如豬之物，噴噴冰雹。有貞得異書，奉斗齋，當時有識者曰：「此魔羅支大法也。」朝廷見天變，乃發徐有貞於獄，戍張鵬、楊瑄於邊衛。